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四 編

林慶彰主編

第17冊

毛西河及其《春秋》學之研究

陳逢源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毛西河及其《春秋》學之研究／陳逢源 著——初版——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2+15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四編：第17冊）

ISBN：978-986-6449-16-1（精裝）

1.（清）毛奇齡 2.春秋（經書） 3.學術思想 4.研究考訂

621.7

98001918

ISBN - 978-986-6449-16-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四 編 第十七冊

ISBN：978-986-6449-16-1

毛西河及其《春秋》學之研究

作 者 陳逢源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年3月

定 價 四編 28冊（精裝）新台幣 46,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毛西河及其《春秋》學之研究

陳逢源 著

作者簡介

陳逢源，政大中文所碩士、博士，現任教於政大中文系，教授《左傳》、中國思想史等課程，專長為《四書》、《春秋》、經學及思想史等，有《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關乎《四書》學之著作、〈春秋書弑例辨析〉、〈國家體制的思惟——春秋書例的另一種詮釋方向〉等有關《春秋》之研究篇章，其他尚有關於經學、學術史等論文數十篇。

提 要

毛奇齡，號河右、西河，為清初由陽明心學入考據學之關鍵人物，《毛西河全集》經學著作共五十種，二百三十六卷，文集部分有二百六十三卷，其他失收或是亡佚之作尚有十餘種，數量龐大卻乏梳理。本文為求明晰，整理其著作，纂輯其「年譜」，嘗試了解其一生學思歷程，並分析《春秋毛氏傳》、《春秋屬辭比事記》、《春秋條貫篇》、《春秋占筮書》、《春秋簡書刊誤》等《春秋》學之相關著作，檢視其「簡、策分書」、「二十二門部」、「禮、事、文、義」四例等概念，以及「屬辭比事」解經手法等，對其批判《胡傳》謬失，力求回復《春秋》本經地位，有深入之分析，至於引文不當、說解謬失之處，也有適切的檢討。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毛西河之生平及著作	3
第一節 生 平	3
第二節 著 作	9
第二章 毛西河《春秋》學之撰述背景及目的	31
第一節 產生之背景	31
一、滿清之入主中原	31
二、經學之復興	34
第二節 撰述之目的	38
一、回復《春秋》經典之地位	38
(一) 強調孔子之前已有《春秋》	39
(二) 以《左傳》經文爲孔子所據之本經	41
(三) 經文自有其義理	42
二、批駁《胡氏傳》	44
(一) 胡氏據《公》、《穀》立說，不符孔子意旨	45
(二) 《胡氏傳》之義例彼此矛盾	47
(三) 胡氏說解違戾事理	48
第三章 毛西河《春秋》學之要旨	51
第一節 提出簡、策分書之概念	51
一、簡、策分書之定義	51
二、簡、策分書所舉之例證	55

三、簡、策分書所解決之問題	56
第二節 屬辭比事以見史實	58
一、屬辭比事之定義	58
二、屬辭比事之應用	61
第三節 立門部以統攝條貫	64
一、立門部之方式	64
二、二十二個門部之內容及其作用	66
第四節 因四例以闡明本旨	68
一、四例之根源	68
二、四例之內容及其應用	71
(一) 禮 例	71
(二) 事 例	73
(三) 文 例	75
(四) 義 例	78
第四章 毛西河《春秋》學之得失	81
第一節 強調以經解經之特識	81
一、重經不重傳	81
二、以《春秋傳》彰顯筮法	84
三、以《春秋》明禮	86
第二節 重視史實之精神	88
一、不專守一家而實尊左氏	88
二、條分縷析以求實情	90
三、以史實駁斥前人所立之義例	92
(一) 駁稱謂示褒貶例	92
(二) 駁書時、書月、書日、書王例	94
(三) 駁常禮不書例	97
第三節 簡、策分書之商榷	98
一、簡、策分書定義之釐清	98
二、所舉例證之缺失	100
第四節 說解《春秋》之缺失	102
一、說解「春王正月」之穿鑿	102
二、專主一說而曲排他家之武斷	104
第五章 結 論	107
參考書目	111
附錄：《春秋》書例與國家體制	119

緒 論

清初學者痛矯時文之弊，棄今從古，棄虛向實，顧炎武、黃宗羲等倡之在前，毛奇齡、閻若璩等繼之於後，為清代乾嘉經學，提供良好之基礎，而促成清代經學之復興。^{〔註1〕}對於顧、黃等人在經學上之建樹，後世學者多有闡述，而對於毛奇齡，則尚未有人作專門之研究，事實上，毛奇齡之見解，不僅能說明此一階段學術之特色，也有助於了解明末清初學風轉變的原因，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一。

至於本論文以毛奇齡《春秋》學為研究重心，原因有二：一、《春秋》經

〔註1〕皮錫瑞撰《經學歷史》歸納清代經學復興之原因有近因、有遠因，云：「經學所以衰而復盛者，一則明用時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閻若璩謂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回風氣，幡然一變。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皆負絕人之資，為舉世不為之學。於是毛奇齡、閻若璩等接踵繼起，考訂校勘，愈推愈密，斯為近因。一則朱子在宋儒中，學最篤實。元、明崇尚朱學，未盡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輕議漢儒。又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後以宋孝宗崩，寧宗應承重，而無明據，未能折服異議；及讀《儀禮疏》，鄭答趙商問父有廢疾而為其祖服制三年斬，乃大佩服。謂禮經之文誠有關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誠未有斷決。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蓋因乎此；惜書未成而歿。元、明乃專取其中年未定之說取士，士子樂其簡易。而元本不重儒，科舉不常行；明亦不尊經，科舉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實，非朱子之過也。朱子能遵古義，故從朱學者，如黃震、許謙、金履祥、王應麟諸儒，皆有根柢。王應麟輯《三家詩》與鄭《易注》，開國朝輯古佚書之派。王、顧、黃三大儒，皆嘗潛心朱學，而加以擴充，開國初漢、宋兼采之派。斯為遠因。」頁328~329。皮錫瑞所言，綜合清代經學復興原因，有遠承、有近因，洵有識矣。

與政治關係密切，〔註2〕有助於切入當時政治環境，了解其援經應世之主張。二、《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有關《春秋》之著作，包括《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共五部，曾經西河手定。〔註3〕見解一致，較無前後矛盾之處，易於確實了解其主張，此為動機之二。

所以本論文所擬採取的方法，先由相關之論著中，作整體之省察，綜合其要旨，剖析其目的，以期了解其理論脈絡及論證之得失。

在內容方面凡分五章，第一章：毛西河之生平及著作；以西河生平及著作為論述重點，並纂輯簡譜，考訂西河生平大略。第二章：毛西河《春秋》學之撰述背景及目的；探討西河《春秋》學與時代背景之互動關係，並歸納其撰述目的，乃在批駁《胡傳》謬失、力求回復《春秋》本經地位。第三章：毛西河《春秋》學之要旨；重點在歸納西河《春秋》學之特殊見解，如提出簡、策分書之概念，強調屬辭比事之應用，歸納經文為二十二個門部，以及立四例解經等。並探討這些見解的來由，以及在西河《春秋》學之理論體系中的作用。第四章：毛西河《春秋》學之得失，針對西河所提的見解，加以檢討、定位，對於西河強調經典之價值，以及重視史實之精神，予以肯定，至於引文不當，以及說解論證之謬失，則加以檢討。第五章：結論；歸納前文之研究成果，力求確實呈現西河《春秋》學之特色。

論文撰寫期間，林師慶彰，提供許多資料，周師一田、李師威熊以及李師振興皆曾給予意見，尤其董師金裕，更是鉅細靡遺地疏通文句，剔除文義不妥之處，在請益時，不論提綱立目、邏輯推理、或修飾文辭等各方面都使筆者獲益良多，謹在此申致無限謝忱。然而筆者淺陋，其中或尚有疏漏謬誤之處，尚祈先進不吝指正。

〔註2〕詳見第二章，第一節毛西河《春秋》學之產生背景。

〔註3〕《毛西河先生全集·西河經集凡例》云：「今輯諸經集，惟《易》、《春秋》全經繫先生手定，餘俱門人所輯，或多闕漏，或見重複，且尚有讎校訛錯，稍戾原本者，全藉高明共訂正之。」（〈經例〉）頁2。

第一章 毛西河之生平及著作

第一節 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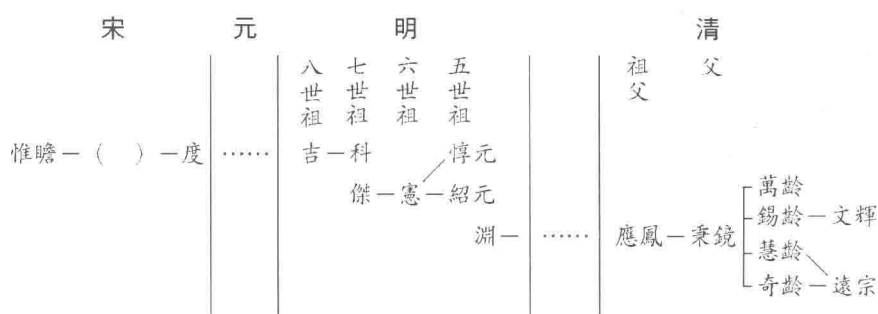
毛奇齡，浙江蕭山（今浙江省蕭山縣）人，生於明熹宗天啓三年（1623），卒於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九十四。^{〔註1〕}父秉鏡，敕贈翰林院檢討，以孝行列入《浙江通志》中，育有四子，奇齡排行第四，名為奇齡者，乃是因為其母張太君生奇齡時，夢番僧寄以度牒，四邊有五虬相啣，遂取郭璞〈游仙詩〉「奇齡邁五龍」之句，命名「奇齡」，字大可。先人為河南人氏。^{〔註2〕}故以郡

〔註1〕 阮元等撰之《國史文苑傳稿》卷二下，阮元撰之《儒林集傳錄存》，乾隆刊之《紹興府志》卷五十三，錢林輯、王藻編之《文獻徵存錄》卷一，徐世昌等撰之《清儒學案》卷二十五，皆言西河於康熙五十五年卒於家，年九十四。錢賓四先生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承此說，頁226。《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則言卒於康熙五十二年，年九十一。《毛西河先生全集·總目》中西河門人蔣樞云：「先生自康熙三十八年以後，越五年而東歸草堂，又九年而卒。」（卷首，頁43～44）與《清史稿》說法相合，何以有兩說之差異，實難明析。所以今仍以普遍之說法言之，兼存卒年九十一之說。此外，《蕭山縣志稿》卷十，言卒於康熙五十四年。李元度之《清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言卒年八十五，並無他說佐證，疑誤。

〔註2〕 據盛唐撰〈西河先生傳〉，西河先人本為河南平丘人氏，宋靖康末有邇英殿學士毛惟瞻，由平丘南遷于臨安。其孫度，登紹興直言極諫科進士，官侍御史，因為忤朝廷和議，貶為餘姚縣丞，便居於此。入元時，家道衰微，直到西河八世祖毛吉以廣東按察司兵備副使，殉於雲岫山賊，諡忠襄。七世祖科則為雲南布政司參政，與從弟傑，官刑部主事，皆有名於時。傑之子憲為湖廣按察司使，實刑部郎中，從弟復為侍御史巡按廣東，此為六世。憲子紹元為江西按察使，惇元嘉靖己未榜眼，為翰林院編修。從弟淵為貴州石阡府教授，平龍保苗賊有功，加四品，服俸從祀名宦，此為西河高祖，時已遷居蕭山。祖父應鳳為萬曆禮部儒士，詔賜粟帛加贈朝請大夫，父秉鏡，敕贈翰林院檢

望號「河右」、「西河」。少時入學宮，與其兄萬齡皆知名，人稱小毛生。逃亡時則改姓名為王彥、字士方。^{〔註3〕}至淮上，因人漸知奇齡，又改名姓，取其生之又生，字齊于。^{〔註4〕}後遇赦事解，才恢復奇齡原名入廩監。康熙十八年應博學鴻儒科，授翰林院檢討，所以也有以官銜稱之者，死後門人依郡號私謚「西河」，^{〔註5〕}所以學者大多以「西河先生」稱之。由於其名號甚多，^{〔註6〕}但稱

討。西河兄弟四人，依序為萬齡、錫齡、慧齡，西河為第四。西河六十七歲曾生一子，早夭，以慧齡之子遠宗為繼子。見《毛西河先生全集》卷首，頁10。茲以圖示之：



〔註3〕 同註二，「……友人蔡仲光急過曰：『怨深矣，不走，將不免。』指壁間所書王烈名，曰：『請名王彥，字士方，吾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士方矣。』」頁14～15。

〔註4〕 毛西河撰《西河集》卷一百一，自為《墓誌銘》云：「予在淮，淮人有知予毛生者。予曰：『雖然，予毛姓也。』又曰：『予瀕死屢矣，幸而生。姓者，生又生也。』又曰：『吾生十年瘍，五年兵戈者，十年奔走道路，二十年能再生乎？所謂姓者，亦冀夫生之者也。』」收入影印本《四庫全書》第一三二一冊，頁130。其於「予毛姓也」下注云：「即所更名。」尋繹文理，實西河懼禍，而淮人多知其名，遂因人稱毛生，變造為姓，取其生之又生之意，並用以期許能絕處逢生。施閏章《學餘堂文集》卷十七〈毛子傳〉便以毛姓稱西河，云：「毛姓，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收入影印本《四庫全書》第一三一三冊，頁212，字齊于，取與淳于髡齊等之意。淳于髡，見載於《史記》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傳〉，以「滑稽多辯」聞名，頁1325。

〔註5〕 同註2。云：「葬後請私謚，盛唐曰：『古有以字為謚者，先生嘗自以受姓郡號稱西河矣，得毋字與號俱可稱乎？』衆曰：『善。』于是學者稱西河先生。」頁29。

〔註6〕 李集撰，李富孫、李遇春續，《鶴徵前錄》壬集，卷二十三云：「毛奇齡，原名姓，字大可，一字于，又字齊于，別號河右，又號西河，又有僧彌、僧開、初晴、秋晴、春莊、春遲諸號。」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十三冊，頁485。西河名號甚多，據周駿富編之《清代傳記叢刊索引》之姓名索引，除上列之外，又有姓蕭、小毛子、于一，河右僧、開秋諸號。頁897。

西河最爲普遍，所以本文依此爲稱。

有關西河生平之記載甚多，其中以施閏章之〈毛子傳〉、西河自作之〈墓誌銘〉、盛唐之〈西河先生傳〉及全祖望之〈蕭山毛檢討別傳〉四篇最爲重要。

〔註7〕施氏〈毛子傳〉撰成於西河四十餘歲時，西河之〈墓誌銘〉則爲七十歲時所作，在文獻關係上，兩篇都最切近西河，但都有不夠完整的缺陷。至於全氏之作，乃是用來訶詆西河，詳於學術，而略於生平。盛唐之〈西河先生傳〉則據西河〈墓誌銘〉而加詳，所以本文依盛唐〈西河先生傳〉並參考其他之記載略敘西河生平於後。〔註8〕

西河自幼穎慧，五歲請讀書，母親張太君口授《大學》，越一日便能成誦。十歲應童子試，推官陳子龍評爲才子，拔之冠童子，於是補生員。明崇禎十二年，以童年應臨安鄉試。但不久明朝即告滅亡，乃哭於學宮三日，遂廢舉子業。

順治二年，清軍下江南。當時屯駐寧波之鎮海將毛有倫，移師西陵，〔註9〕與民兵相合，抗拒清軍，稱西陵軍，共推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因爲與西河有同宗之誼，所以推薦爲監軍推官，但西河力辭之。後批駁方、馬爲國賊得罪鎮東將軍方國安及馬士英，因而避於龔山毛有俶處。一月後返回西陵，髡髮緇衣，居於山寺，避過順治三年，清軍破紹興之誅戮。其間友人張杉，持黃道周之蠟書相招，但西河加以推辭。而對於這段辭命、拒召的說法，全祖望〈蕭山毛檢討別傳〉則指斥爲烏有，認爲應加存疑。〔註10〕

〔註7〕施閏章之〈毛子傳〉，見於《學餘堂文集》卷十七，收入影印本《四庫全書》第一三二一冊，頁212～213，云：「姓年四十餘。」張穆編之《閩潛邱先生年譜》卷一推測此傳作於康熙三、四年間，頁26。西河自爲〈墓誌銘〉見《西河集》卷一百一，收入影印本《四庫全書》第一三二一冊，據《毛西河先生全集·總目》門人李庚星言：「先生七十歲時即自爲〈墓誌〉辭世。」卷首頁43。可知此〈墓誌銘〉之撰作時間。盛唐之〈西河先生傳〉收於《毛西河先生全集》卷首，頁10～29。全祖望之〈蕭山毛檢討別傳〉，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頁825～828。

〔註8〕西河自爲〈墓誌銘〉云：「閩土室，聚《南》、《北》、《唐》、《五代》、《遼》、《金》、《元》史，暨諸書其中，縱觀之。」見《西河集》卷一百一，收入《四庫全書》第一三二一冊，頁125。可見西河由廢舉子業轉而研史之轉變。

〔註9〕同註八，云：「武陵侯王君之仁，保定伯兼鎮海將軍毛君有倫，原以備倭軍寧波，聞變，挈其軍而西屯之西陵，與民徒相合，名西陵軍。」頁125，西陵爲湖名，在浙江蕭山縣西，又名白馬湖，或西城湖，古有石姥祠，所以也稱石姥湖。

〔註10〕全謝山〈蕭山毛檢討別傳〉云：「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

清軍平定東南後，文士仍踵習前代，好結詩社。西河品目嚴峻，爲人所不喜，輯《越郡詩選》時，得罪王自超，撰連廂詞，又遭誣指爲諷刺張縉彥。於是怨家誣陷西河聚眾殺營兵，官府四出搜捕。因而接受友人蔡仲光之建議，改名王彥，字士方，開始逃亡。其間四處藏匿。康熙初年，投靠山陽（今淮安縣）令朱禹錫。八月十五夜，張新標父子邀流寓淮上的名士，齊集東湖之濱，賦詩游飲其中。西河賦〈明河篇〉六百餘字，淮上諸家傳寫殆盡。由此與施閏章相識。然亦因此爲衆所周知，於是只好又倉遑逃匿。

其後應施閏章之招，會講於白鷺洲書院。居廬陵一年。後因施氏移治崇仁，於是辭去，轉應淮西金使君之招，留之三年。最後由姜定菴及盧函赤的相助，事才平息，並由姜定菴以奇齡之名，代爲捐金入國子監，使西河恢復監生的身分。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儒科，西河也在薦舉之列。翌年三月，試於體仁閣，共一百四十三人，試璿璣玉衡賦及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錄取五十人，西河列於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敕修《明史》。自此，西河免去流離之苦，並得與朝中大臣應酬唱和，廁身於文學侍臣之林。但因此立身大節也就不免爲後人所非議。（註11）

康熙二十四年，西河充會試同考官，閱《春秋》房卷，由此對於《春秋》展現研究之興趣，其《春秋條貫篇》卷一即詳載此事始末。隨後以遷葬請假歸鄉，得痺病，兩足腫脹，遂不復出。康熙二十八年，聖祖南巡至浙，西河迎於西陵渡口，康熙頗加慰問。三十八年復南巡，西河以《樂本解說》二卷進呈，亦得嘉賞，並敕改刻本誤字。四十二年，聖祖三巡至浙，駐于杭州，西河又隨制撫諸臣候安於朝門，聖祖加以慰勞，命起立勿跪，並賜御書。因此，西河引康熙爲生平知己。（註12）

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也。」《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頁825。

〔註11〕孫靜庵撰，《明遺民錄》卷十三〈徐芳聲、蔡仲光〉中載蔡仲光對西河云：「僕與子爲金石友。子今朝貴人也。爲忠爲孝，則子自有子事。僕以桑榆之景，將披髮入山矣，更弗敢與世俗交。」頁101，蔡仲光爲西河至友，然對於事新朝之事，顯然不甚諒解。章太炎《檢論》卷八〈楊顏錢別錄〉對此亦頗有感慨，云：「（西河）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于旂裘。全祖望藉學術以譴訶之，其言特有爲發也。」收入《章太炎全集》第三冊，頁581。錢賓四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云：「西河才固奇而行則卑，以視往者顧、黃、王、顏一輩，誠令人有風景全非之感也。」頁228。

〔註12〕同註八，云：「西河之窮，逾于李廣。天子之知，十倍漢主，人亦有言，生平

其後以九十四歲高齡卒於家，因為曾髡髮而得罪，且流亡在外，未親見父親含斂，故遺命不冠、不履，不含斂、不沐浴更衣，不接弔客，唯有覆蓋朝服，用來答謝康熙知遇之恩。

西河於明末即以才子聞名，其後流寓四方，更是交游廣闊，與清初名士多有往來，《清儒學案·西河學案》後，即列有交游多人。^{〔註13〕}西河本為文人，但其後轉尚學術，全祖望〈蕭山毛檢詩別傳〉云：

乃其遊淮上，得交閭微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註14〕}

《閻潛邱先生年譜》中，何秋濤亦贊成此說，認為西河四十歲之前以賦詩、填詞、選制藝，評傳奇為事，經解之作，則在歸田之後，並舉《白鷺洲主客說詩》多引潛邱說法為證，認為西河實心折閻若璩，只是好與爭名。^{〔註1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認為西河本為文人，應舉授檢討後，接觸京師治經學之風氣，才改治經學。^{〔註16〕}錢賓四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於此則提出修正：一、西河生於浙東講學之鄉，對於良知之學，應非無所聞。^{〔註17〕}二、由辨《古文尚書》真偽，亦可見潛邱實心服西河而「付之閤默」。^{〔註18〕}對於西河本身之才學，似乎已給予較多注意。然其中尚有須加澄清之處：

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今天下知西河者，孰有如皇上者乎？」頁136，言「漢主」，不知是否意含雙關？但西河對康熙之心態，則可瞭然。

〔註13〕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二十六〈西河學案下〉列有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朱彝尊、湯斌、李因篤、汪琬、施閏章、毛騄、毛際可、張杉、劉漢中、來蕃、徐緘、方邁、屈復等人。頁476～482。

〔註14〕同註10，頁825～826。

〔註15〕張穆編，《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三云：「秋濤案……（西河）四十以前，未見潛邱時，率以賦詩、填詞、選制藝、評傳奇為事。集中經解雖卷帙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鳥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贗稿耳。《白鷺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邱說，時方與潛邱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邱，良信。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真偽，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尚未一考，迨剛主（李塉）進以《尚書》非偽之說，而《冤詞》作焉，始末並詳其〈再與潛邱書〉中。總之，西河固心折於潛邱，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為西河也。」頁23。

〔註16〕詳見梁啟超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90。

〔註17〕詳見錢賓四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234～235。

〔註18〕同註17，頁252。

其一：西河自京師歸鄉後，的確專意於經學，盛唐〈西河先生傳〉載云：

先生特重經學，嘗以老疾不能全註《書》、《禮》及《論語》、《中庸》

爲恨。而詞賦夥夥，屏棄惟恐後。〔註19〕

所以京師時期對於西河學術有明顯之轉變，應可承認。康熙開博學鴻儒科，網羅天下學士，遂漸形成研治經學之風氣。其中彼此都不甚相服，此或是文人相輕之習。李因篤曾與西河論音韻，據全氏所言，甚至有毆鬥之事發生。〔註20〕西河亦曾面折萬季野，爲萬季野所嗾怨。〔註21〕至於西河與閻若璩、胡渭、朱彝尊對於《古文尚書》真偽之論爭，更是清代學術史大事。而這都顯示出清初辯駁論爭之情況，西河即身處這種學術環境之中。由本文研究，西河研經方式，乃是先立論旨，或先作推理，然後以資料填充，其中頗有曲解原文之處，且其推理亦未必得當，此於後文將有論述，閻若璩批評云：

江堯峰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註22〕

對於諸家論爭狀況，以及西河治學之偏蔽，可以稍見端倪。事實上，閻若璩研經頗爲仔細，然爭勝心態，與諸人實無二致。

其二、言西河四十歲前無研經之事，實有待商榷，歸納諸家所言，乃是因爲不信西河〈墓誌銘〉及盛唐〈西河先生傳〉所言，認爲時序多有差誤矛盾，所以全然摒棄，但施氏〈毛子傳〉撰於白鷺洲講學之前，而其中已云西河：

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說，著《毛詩省篇》。〔註23〕

《毛詩省篇》已亡佚，後來西河追憶部分內容，補作《國風省篇》一卷，今雖未見《毛詩省篇》，然不能斷定其爲烏有，而此已非所謂填詞應制之作，西河〈墓誌銘〉即云：

少讀經、稍長讀史，史自唐以後，無可問者，而經則六籍皆晦蝕，

〔註19〕同註2，頁28。

〔註20〕同註10，云：「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稍不合，即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快之。」頁826。

〔註21〕馮辰纂，《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云：「季野叔在史館纂修，爲西河所折，嗾之。季野見先生（恕谷）所作《河右全集敘》，不悅。」頁14～15。此時爲康熙四十年，西河於康熙二十四年時離京，經歷多年，萬季野仍無法釋懷。

〔註22〕同註15，卷四，頁38。

〔註23〕施閏章撰，《學餘堂文集》卷十七〈毛子傳〉，收入影印本《四庫全書》第一三三冊，頁213。

《易》、《春秋》爲尤甚，二千年來，誰則起而考正之。青春白日銷亡盡矣。惟《毛詩》可記憶者，瓌瓌作問答，散錄成帙，稍不可記憶，即已之。〔註24〕

可知西河少時並非昧於經、史，至於少有論經之作，乃是因爲逃亡，缺乏書籍之故，所以僅能以記憶之《毛詩》作問答。〈墓誌銘〉又云：

徒抱經術，幸遭逢聖明，而未著實用，致空言無補，于心疚焉。

〔註25〕

足見西河早有研經致用的懷抱。全氏所言：「得交閭徵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見前引）其實並非實情。

由上所論，可見西河交游及學術之概況。是以不煩附論於此。

第二節 著 作

西河自歸田後，專力於著作，李塉曾於復西河之書信中，透露其爲學情況云：

八十四歲，猶然繩頭細帖，核博精明，與十年前一。〔註26〕

《顏李師承記》引用此文，盛贊西河「博學有文，著述甚富。」〔註27〕西河門人蔣樞亦描述西河晚年「研經講學，殆無虛日。」〔註28〕可知西河雖老不倦，著述甚多。據《毛西河先生全集·總目》中小註所言，似乎《西河合集》成於康熙三十八年，西河七十七歲時，由門人李塉、盛唐等加以編輯，並由李庚星等人加以參校，然此後西河仍是研讀不輟，所以西河卒後，又由西河從孫毛雍及門人蔣樞等，再加補輯，甚而有三輯。〔註29〕由康熙三十九年，西河以書信

〔註24〕同註8，頁128。

〔註25〕同註8，頁136。

〔註26〕同註21，卷四，頁6。

〔註27〕徐世昌纂，《顏李師承記》云：「大可時年八十四矣，猶然繩頭細書，與前學樂時無異。大可博學有文，著述甚富，即與恕谷相見，論《易》、論《尚書》，論均博而能要，皆堪資法。」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九冊，頁127。

〔註28〕毛西河撰，《毛西河先生全集·總目》中，門人蔣樞題識云：「先生自康熙三十八年以後，越五年而東歸草堂，又九年而卒，中間研經講學，殆無虛日。」卷首，頁43～44。

〔註29〕同註28，詳見卷首，頁32～33之編輯姓名，及〈總目〉中李庚星之附注，云：「先生晚年，專務經學，戒勿輯文集，故詩、賦、記、序諸文稿存者尚多，俟檢校，同未刻者續刻，其目不載，至屏、幃、墓石諸碑版文，任人磨作，

告知李塉，已將其《李氏學樂錄》二卷收入《西河全集》內，〔註30〕可知《西河合集》的結集當在康熙三十九年前，是以〈總目〉小註所言當為可信。而據《李恕谷先生年譜》，李塉之〈西河合集總序〉則成於康熙四十年。〔註31〕

《合集》之所以輯之再三，除因西河著作甚多外，亦因兼錄西河門人部分著作之故。今《毛西河先生全集》分經集二百三十六卷，文集二百六十三卷，其中已缺五卷，至於輯成前之舊集有：《夏歌集》、《瀨中集》、《當樓集》、《源路堂詩鈔》、《西河文選》、《兼本雜錄》、《丹攤雜錄》、《還町雜錄》、《桂枝集》、《越郡詩選》、《古今通韻》等，並未收入《合集》內（見《毛西河先生全集·卷首》總目，頁37），已泰半亡佚。後來所作之《四書改錯》，則因懼禍，遺命不收入《合集》內，並鑿其板。〔註32〕乾隆敕修之《四庫全書》，收錄西河之著作，多達二十八種，若加上存目，則有六十三種之多。〔註33〕數量冠絕當時。《皇清經解》及《皇清經解續編》亦收錄不少西河經說。

由上所述，可知《毛西河先生全集》乃是研究西河學術之主要依據，然因卷帙龐大，所以目前尚無鉛印出版，台灣公藏則有中研院之康熙刊本，及台大、師大所藏之嘉慶元年刊本，其中台大有兩套，分藏文學院圖書館及研

掌錄者已慎防竄入，以辨真贋。但偽文甚多。按：先生七十歲時，即自為〈墓誌〉辭世，而是集之成，訖于康熙三十八年，計之，實七十有七，倘是年以後，更有他刻非門下所錄，總屬贋本，觀者審之。」又蔣樞於其後續云：「……研經講學，殆無虛日，所積卷帙甚夥，經集如千卷，文集如千卷，既經鏤刻，而原目未載者，今悉補入，彙為成書，部署一遵舊式……間有無從補輯者，闕而有待，不敢以贋本竄入云。」頁43～44。

〔註30〕同註21，卷三，云：「（李塉）上河右書，錄〈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郊社及經義。河右答書，盛稱先生英雋，禦世一人，且言已鐫《學樂》二卷入其《西河合集》內。」頁11。

〔註31〕同註21，卷三，頁14～15。

〔註32〕同註10，云：「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頁828。

〔註33〕然阮元撰，《儒林集傳錄存》，云：「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餘部。」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十三冊，頁7。錢林輯，王藻編之《文獻徵存錄》（同上，第十冊，頁74）。徐世昌等纂之《清學儒案》頁438。皆承阮元之說。而《四庫全書總目》之索引，則錄有西河六十三種之著作，其中存目有三十五種。阮元言《毛西河先生全集》收錄情況，經集部份相合，但文集之卷數，則與筆者所計不符。阮元曾作〈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收入《毛西河先生全集》卷首，頁1～2，大力表彰西河，對於《西河全集》應甚熟悉，不知其計算之法為何？